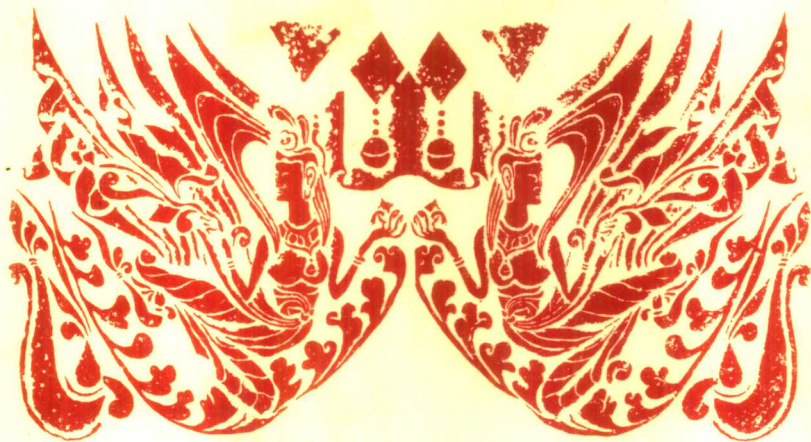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10

散文卷

(四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10

散文卷

(四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隋、唐、五代

卢思道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孤鸿赋 并序

余志学之岁，自乡里游京师，便见识知音，历受群公之眷。年登弱冠，甫就朝列，读者过误，遂窃虚名。通人杨令君、邢特进已下，皆分庭致礼，倒屣相接，蔚拂吹嘘，长其光价。而才本驽拙，性实疏懒，势利货殖，淡然不营。虽冠绂朝市，且三十载，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。摄生舛和，有少气疾。分符坐啸，作守东原。洪河之湄，沃野弥望。器务既屏，鱼鸟为邻。有离群之鸿，为罗者所获。野人驯养，贡之于余。置诸池庭，朝夕赏玩。既用销忧，兼以轻疾。大易称：“鸿渐于陆”，羽仪盛也。扬子曰：“鸿飞冥冥”，翥翥高也。淮南云：“东归碣石”，

违溽暑也。平子赋曰：“南寓衡阳”，避祁寒也。若其雅步清音，远心高韵，鹄鸢以降，罕见其俦。而铩翮墙阴，偶影独立，唼喋秕稗，鸡鹜为伍，不亦伤乎！余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，永言身事，慨然多绪，乃为之赋，聊以自慰云。其词曰：

惟此孤鸿，擅奇羽虫，实禀清高之气，远生辽碣之东。毳毛将落，和鸣顺风，壮冰云厚，矫翅排空。出岛屿之绵邈，犯霜露之溟濛，惊鲋鱼之密网，畏落雁之虚弓。若其斗柄东指，女夷司月，乃遥集于寒门，遂轻举于玄阙。至如天高气肃，摇落在时，既啸俦于淮浦，亦弄吭于江湄。摩赤霄以凌厉，乘丹气之威夷，溯商飊之裊裊，玩阳景之迟迟。彭蠡方春，洞庭初绿，理翮整翰，群浮侣浴。振雪羽而临风，掩霜毛而候旭，覆江湖之菁藻，饫原野之菽粟。行离离而高逝，响嚶嚶而相续，絜齐国之冰纨，皓密山之华玉。若乃晨沐清露，安趾徐步，夕息芳洲，延颈乘流；违寒竞逐，浮沅水宿；避暑言归，绝漠云飞。望玄鹄而为侣，比朱鹭而相依。倦天衢之冥漠，降河渚之芳菲。

忽值罗人设网，虞者悬机，永辞寥廓，蹈迹重围。始则窘束笼樊，忧悼刀俎，靡躯绝命，恨失其所。终乃驯狎园庭，栖托池籞，稻粱为惠，恣其容与。于是翕羽宛颈，屏气销声，灭烟霞之高想，阂江海之幽情。何时攘首奋翼，上凌太清，騫翥鼓舞，远薄层城。恶禽视而不贵，小鸟顾而相轻。安控地而无耻，岂冲天之复荣。若夫图南之羽，伟而去羨，栖睫之虫，微而不贱。各遂性于天壤，弗企怀以交战。不听咸池之乐，不餐太牢之荐。匹晨鸡而共饮，偶野兔以同膳。匪扬声以显闻，宁校体而求见。聊寓形乎沼沚，且

夷心于澹淀。齐荣辱以晏如，承君子之余眄。

本篇选自《全隋文》卷一六。《隋书》本传称：“高祖为丞相，迁武阳太守，非其好也。为《孤鸿赋》以寄其情。”其时卢氏 50 岁。赋序概述其才性笃拙疏懒，“作守东原”，忽见孤鸿“铩翮墙阴，偶影独立”而发伤感。前段写孤鸿之清高绝俗，又隐然透出畏惧“密网”、“虚弓”的心理。后段写孤鸿为罗者所获，养于苑囿，仍不忘“骧首奋翼，上凌太清”。赋末作者以“遂性天壤”，“齐荣辱”之自慰为结。此赋摹仿祢衡《鹦鹉赋》写法，借物抒怀，以孤鸿隐喻自己“笼绊朝市三十载，独往之心未始去”的身世感慨。辞旨清切，句式骈整，描摹生动。（赵乃增）

杨 广 (569—618)

即隋炀帝。隋文帝次子。开皇元年立为晋王。历任并州、扬州总管，后诬陷其兄杨勇，夺取太子位。仁寿四年（604），杀父自立。在位 14 年，为政暴虐，征敛苛重，民不聊生。后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，被缢杀。

遣陈尚书江总檄

南北虽殊，风云在望。载怀虚迟，寤寐为劳。献岁犹寒，比当清豫。匡赞乎国，良亦殷勤。寡人忝膺朝寄，董律专征。跋涉山川，今次江际。公等文儒自立，器用适时。冠盖二世，齿德兼重。孔老殊教，名墨异家。金匱珠韬，银编玉策，莫不耆于舌杪，散在

笔端。遂古成败之机，近代安危之迹，照同悬镜，明若观火，无待指南，自应神悟。犹恐思之未审，差以毫厘。聊烦翰墨，略申梗概。

自穹昊生民，树之司牧。羲轩以降，书契可纪。咸一姓承立，四海无两帝。汉道云季，三方鼎立。时惟板荡，世匪休明。当涂起而蜀亡，典午兴而吴灭。永嘉丧乱，紫宸旷主。刘石符姚之僭，伪夏僭燕之丑。妄尘大宝，事乖图篆。魏室乘时，兆基朔野。经始嵩洛，未暇江湖。有周受命，敌非齐氏。务在兼并，不遑外略。蕞尔吴越，自相君长。窃拟王者之仪，妄谈天子之气。偷安假息，绵历世祀。我大隋之肇开宝祚，光有神州。皇帝感曜魄之灵，应太微之座，千年启圣，万代一时。深仁至德，宁济群品。越海穷河，东渐西被。旄头之属，历代之羁。作我臣民，匍匐服装。惟彼江表，独隔皇风。夫物极则反，否终斯泰。郭璞有云。年经三百，天下大同。兹实玄运，已定于前。圣主膺期而出，欲以区区之陈国，违上天之冥数，其不可存者一也。大必包小，天地之常规。明能通暗，日月之常理。论道德，以唐陶而征有苗。语众寡，举海内而当群小。在长江舟楫之用，矜其积习。而山川共有，我据上游。鼓棹之能，吴楚不异。高舳巨舫，东西万里。扼喉抚背，水陆千途。彼之兵士，不过十万。首尾分布，所在危急。加以屯戍边方，淹积岁序。风雨以为栉沐，虬虱生于甲冑。望我宽仁，思倒戈戟。通在戎行，更成敌国。守以时月，则鱼烂土崩。接以锋刃，则鸟惊鹿走。理在必然，不假枚卜。此不可存者二也。丰侯好酒，实丧厥邦。梁伯役民，溃其宗社。彼之伪主，覆车是袭。日夜沉湎，曾无节度。缮造宫室，莫知穷已。竭四民之产，荒纵其心。敛百姓之哀，以为己乐。宝衣玉食，填积后宫。短褐粗糲，不充编户。一介之善，蔑尔无闻。五子之歌，宛然悉备。虽欲勿丧，其可得乎？此

不可存者三也。伪主忌能护短，酷法淫刑。骨鲠之臣，尽见疏斥。谏诤之士，皆被屠杀。遐迩结舌，衣冠解体。人妖鬼怪，触类呈灾。稚齿耆年，咸知殄灭。此不可存者四也。

以此小邦，摄于大国。边烽夜动，照彼都城。戍鼓晨严，震其宫殿。累棋其二，方此未危。悬缕千钧，比斯非切。而莫知忧恐，更自骄矜。曾无事大之心，专行犯上之志。侵軼我边鄙，招纳我叛亡。国家爰自受命，每从含养。敦以邻睦，申其聘好。冀能守彼宗祫，静其疆域。而长恶益甚，纵毒弥深。

吴会雄俊之人，湘郢耿介之士。乞师请命，盈庭满阙。帝乃悯然，矜彼黎献。授钺推毂，吊民伐罪。已有别诏，惟废伪主之身。自余士庶，普从肆眚。向所陈说，咸是格言。非日游谈，共相欺误。且刘叔纳谏周之计而获存，孙皓用薛莹之词而致福。此二子者，终有良臣之誉，皆无陷君之讥。何则，所耻者小，所存者大。若宪章往彦，聿遵前轨，则伪主享封侯之业，祖祢延血食之期。江东士民，实受其赐。公等身保荣贵，名垂竹帛，岂不美欤？若胶柱不移，守迷莫变，率其蚁众，敢拒王师，军有常刑，悔无及矣。祸成俄顷，宜早图之。使人今还，迟有委曲。言不尽意，岂复多云。杨广白。

本文选自《全隋文》卷六。据史载，隋于开皇八年（588）派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，带领大兵伐陈，本文当作于此年。这是一篇公开讨伐陈朝的军事檄文，其中称陈为“小邦”，称陈主为“伪主”。檄文以大量文字多方表述兴兵讨陈的理由，并从中揭露陈皇帝（后主）的昏庸及陈政治的腐败，所述陈帝“竭四民之产，荒纵其心。敛百姓之哀，以为己乐。宝衣玉食，填积后宫”，恰是真实写照。此外，本文极力宣扬隋朝政治与军事的强盛，宣明隋此

战对陈君臣的政策，可见此亦是政治上瓦解陈朝的劝降书。本篇文用骈体，辞气严明。（孙绿怡）

杨 暕

字世胄。小字阿孩。弘农华阴（今属陕西）人。隋炀帝杨广第二子。开皇中封豫章王，授内史令。仁寿中，拜扬州总管，都督江淮诸军事。炀帝即位，进封齐王。

与逸人王贞书

夫山藏美玉，光照廊庑之间；地蕴神剑，气浮星汉之表。是知毛遂颖脱，义感平原；孙惠文词，来干东海。顾循寡薄，有怀髦彦。藉甚清风，为日久矣。未获披覩，良深伫迟。

比高天流火，早应凉飐；凌云仙掌，方承清露。想摄卫攸宜，与时休适。前园后圃，从容丘壑之情；左琴右书，萧散烟霞之外。茂陵谢病，非无《封禅》之文；彭泽遗荣，先有《归来》之作。优游儒雅，何乐如之？

余属当藩屏，宣条扬、越。坐棠听讼，事绝咏歌；攀桂摘词，眷言高通。至于扬旌北渚，飞盖西园，托乘乏应、刘，置醴阙申、穆。背淮之宾，徒闻其语；趋燕之客，罕值其人。卿道冠鹰扬，声高凤举，儒墨泉海，词章苑囿。栖迟衡泌，怀宝迷邦。徇兹独善，良以於悒。

今遣行人，具宣往意。侧望起予，甚于饥渴。想便轻举，副此虚心。无信投石之谈，空慕凿坏之逸。书不尽言，更惭词费。

本篇选自《隋书·王贞传》。王贞是当时的一位高士，博学工文，曾任县尉，后称病辞官。其时，杨暕守江东，闻说王贞之名，便作此书征召他。

全书分为三段。第一段赞扬王贞虽然隐于草野，但声名远扬。第二段殷切问候王贞日常起居，笔墨间对王贞逍遥林泉的生活深表羡慕。第三段倾诉自己的仰慕之意和思贤若渴的心情，希望王贞应召前来。文章用典繁密，但文辞清隽，流美不涩，富于抒情性。（韦凤娟）

魏 征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道观内柏树赋

并序

玄坛内有柏树焉，封植营护，几乎二纪；枝干扶疏，不过数尺。笼于众草之中，覆乎丛棘之下，虽磊落节目，不改本性。然而翳荟蒙笼，莫能自申达也。惜其不生高峰，临绝壑，笼日月，带云霞，而与夫拥肿之徒杂糅兹地。此岂所谓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者哉！有感于怀，喟然而赋。其词曰：

览大钧之播化，察草木之殊类。雨露清而并荣，霜雪茫而俱悴。唯旭旭之庭柏，禀自然而醇粹。涉青阳不增其华，历玄英不减其翠。原斯木之攸挺，植新甫之高岑。干霄汉以上秀，绝无地

而下临。笼日月以散彩，俯云霞而结阴。近千祀而逾茂，秉四时而一心。灵根再徙，兹庭爱植，高节未彰，贞心谁识！既杂沓乎众草，又芜没乎丛棘。匪王孙之见知，志耿介其何极！若乃春风起于蘋末，美景丽乎中园。水含苔于曲浦，草铺露于平原。成蹊花乱，幽谷莺喧。徒耿然而自抚，谢桃李而无言。至于日穷于纪，岁云暮止。飘蓬乱惊，愁云叠起。冰凝无际，雪飞千里。顾众类之飒然，郁亭亭而孤峙。贵不移于本性，方有偈于君子。聊染翰以寄怀，庶无亏于善始。

选自《文苑英华》卷一四三。这是一篇用骚体写的咏物小赋。前段颂赞柏树“禀自然而醇粹”的高洁本性，描绘其生于“高岑”的雄姿，表达了以柏树自况，刚直立身，上干霄汉的壮怀。后段写柏树为“众草”“丛棘”所芜没，虽感叹处于春光中“徒耿然而自抚”，但却自豪于“郁亭亭而孤峙”的坚贞品格。赋中之柏树实是作者人格、抱负的写照，呈现出挺拔遒劲的豪情。全篇围绕柏之“贞心”采用对比进行铺叙，对偶工整，用典精切却又一洗铅华，露平淡本色，不落六朝骈赋“争构纤微，竞为雕刻”的窠臼，反映了初唐文风开始由华靡向刚健转变的趋势。（徐安怀）

论时政疏
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望国之治，虽在下愚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？人君当神器之重，居域中之大，将崇极天之峻，永保无疆之休，不念于居

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者也。凡百元首，俱承景命，莫不殷忧而道著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。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？昔取之而有余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忧，必竭诚以待下；既得其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置之以严刑，震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。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奔车朽索，其可忽乎！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以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以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弘兹九德，简能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，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，在君无事。可以尽豫游之乐，可以养松乔之寿，鸣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下司职，役聪明之耳目，亏无为之大道哉！

本文又题作《谏太宗十思疏》，选自《贞观政要》卷一一。疏，奏疏，是臣下给皇上提批评建议的专用文体，要求条分缕析，释疑解滞，使人豁然通晓。唐太宗于贞观初年，能励精图治，奋发有为，未及十年，“天下大治”，于是日渐奢靡骄纵起来。魏征引为深忧，每每进言极谏。本文即贞观十一年所上奏疏之一。文章力劝太宗以亡隋为鉴，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，牢记载舟覆舟之训，节用民力，慎始敬终，虚心接下，亲贤黜恶，从而积德累义，安民固本。文章提出的“十思”，顺理切情，忠言恳挚，有明确的现实针对

性，绝非泛泛而论之语。《旧唐书》魏征本传赞其“可为万代王者法”，不为过誉。太宗也表示接受批评。本文于排偶句之中间以散行单句，使文气畅达；造语从容闲雅，不作斩截峻刻之论。所谓“顺情入机”，深得奏疏之要。（陈洪宜）

十渐不克终疏

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，皆欲传之万代，贻厥孙谋，故其垂拱岩廊，布政天下，其语道也，必先淳朴而抑浮华；其论人也，必贵忠良而鄙邪佞；其言制度也，则绝奢靡而崇俭约；谈物产也，则重谷帛而贱珍奇。然受命之初，皆遵之以成治；稍安之后，多反之而败俗。其故何哉？岂不以居万乘之尊，有四海之富，出言而莫己逆，所为而人必从，公道溺于私情，礼节亏于嗜欲故也！语曰：非知之难，行之唯难；非行之难，终之斯难。所言信矣。

伏惟陛下年甫弱冠，大拯横流，削平区宇，肇开帝业。贞观之初，时方克壮，抑损嗜欲，躬行节俭，内外康宁，遂臻至治。论功则汤武不足方，语德则尧舜未为远。臣自擢居左右，十有余年，每侍帷幄，屡奉明旨，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，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，一言兴邦，斯之谓也。德音在耳，敢忘之乎？而顷年以来，稍乖曩志，敦朴之理，渐不克终。谨以所闻列之如左：

陛下贞观之初，无为无欲，清净之化，远被遐荒。考之于今，其风渐坠。听言则远超于上圣，论事则未逾于中主。何以言之？汉文晋武俱非上哲，汉文辞千里之马，晋武焚雉头之裘。今则求骏马于万里，市珍奇于域外，取怪于道路，见轻于戎狄。此其渐不克终一也。

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马。”子贡曰：“何其畏哉？”子曰：“不以道导之，则吾仇也。若何其无畏？故《书》曰：‘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’为人上者，奈何不敬？”陛下贞观之始，视人如伤，恤其勤劳，爱民如子。每存简约，无所营为。顷年以来，意在奢纵，忽忘卑俭，轻用人力。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，劳役则易使。自古以来，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。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？恐非兴邦之至言，岂安人之长算？此其渐不克终二也。

陛下贞观之初，损己以利物；至于今日，纵欲以劳人。卑俭之迹岁改，骄奢之情日异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，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。或时欲有所营，患人致谏，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。人臣之情，何可复争？此则意在杜谏者之口，岂曰择善而行者乎？此其渐不克终三也。

立身成败，在于所染。兰芷鲍鱼，与之俱化。慎乎所习，不可不思。陛下贞观之初，砥砺名节，不私于物，唯善是与。亲爱君子，疏斥小人。今则不然。轻褻小人，礼重君子。重君子也，敬而远之；轻小人也，狎而近之。近之则不见其非，远之则莫知其是。莫知其是，则不间而自疏；不见其非，则有时而自昵。昵近小人，非致理之道；疏远君子，岂兴邦之义？此其渐不克终四也。

《书》曰：“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不贵异物贱用物，人乃足。犬马非其土性不畜，珍禽奇兽弗育于国。”陛下贞观之初，动遵尧舜，捐金抵璧，反朴还淳。顷年以来，好尚奇异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，珍玩之作无时能止。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，未之有也。未作滋兴而求丰实，其不可得亦已明矣。此渐不克终五也。

贞观之初，求贤如渴，善人所举，信而任之。取其所长，恒恐

不及。近岁以来，由心好恶。或众善举而用之，或一人毁而弃之。或积年任而用之，或一朝疑而远之。夫行有素履，事有成迹。所毁之人，未必可信于所举；积年之行，不应顿失于一朝。君子之怀，蹈仁义而弘大德；小人之性，好谗佞以为身谋。陛下不审察其根源，而轻为之臧否，是使守道者日疏，干求者日进。所以人思苟免，莫能尽力。此其渐不克终六也。

陛下初登大位，高居深视，事唯清静，心无嗜欲。内除毕弋之物，外绝田猎之源。数载之后，不能固志。虽无十旬之逸，或过三驱之礼。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，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。或时教习之处，道路遥远，侵晨而出，入夜方还。以驰骋为欢，莫虑不虞之变。事之不测，其可救乎？此其渐不克终七也。

孔子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然则君之待臣，义不可薄。陛下初践大位，义以接下。君恩下流，臣情上达，咸思竭力，心无所隐。顷年以来，多所忽略。或外官充使，奏事入朝，思睹阙廷，将呈所见。欲言则颜色不接，欲请又恩礼不加。间因所短，诘其细过，虽有聪辩之略，莫能申其忠款。而望上下一同心，君臣交泰，不亦难乎？此其渐不克终八也。

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乐不可极，志不可满。四者前王所以致福，通贤以为深诫。陛下贞观之初，孜孜不息。屈己从人，恒若不足。顷年以来，微有矜放。恃功业之大，意蔑前王；负圣智之明，心轻当代。此傲之长也。欲有所为，皆取遂意。纵或抑情从谏，终是不能忘怀。此欲之纵也。志在嬉游，情无厌倦。虽未全妨政事，不复专心治道。此乐将极也。率土乂安，四夷款服，仍远劳士马，问罪遐裔。此志将满也。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，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，积而不已，将亏圣德。此其渐不克终九也。

昔陶唐成汤之时，非无灾患，而称其圣德者，以其有始有终，无为无欲。遇灾则极其忧勤，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。贞观之初，频年霜旱。畿内户口，并就关外，携负老幼，来往数千，曾无一户逃亡，一人怨苦。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，所以至死无携贰。顷年以来，疲于徭役，关中之人，劳弊尤甚。杂匠之徒，下日悉留和雇；正兵之辈，上番多别驱使。和市之物，不绝于乡间；递送之夫，相继于道路。既有所弊，易为惊扰。脱因水旱，谷麦不收，恐百姓之心，不能如前日之宁贴。此其渐不克终十也。

臣闻祸福无门，唯人所召。人无衅焉，妖不妄作。伏惟陛下统天御宇，十有三年，道洽寰中，威加海外。年谷丰稔，礼教聿兴。比屋逾于可封，菽粟同于水火。暨乎今岁，天灾流行。炎气致旱，乃远被于郡国；凶丑作孽，忽近起于毂下。夫天何言哉？垂象示诫。斯诚陛下惊惧之辰、忧勤之日也。若见诫而惧，择善而从，同周文之小心，追殷汤之罪己；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，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，与物更新，易人视听，则宝祚无疆，普天幸甚。何祸败之有乎？然则社稷安危，国家理乱，在于一人而已。当今太平之基，既崇极天之峻；九仞之积，犹亏一簣之功。千载休期，时难再得。明主可为而不为，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。

臣诚愚鄙，不达事机，略举所见十条，辄以上闻圣听。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，参以刍蕘之议，冀千虑一得，袞职有补，则死日生年，甘从斧钺。

贞观十三年（639），魏征针对唐太宗“近岁颇好奢侈”的败德污行，上了这份“词强理直”的奏疏。文章将唐太宗近年的言行一条列出来，与汤武典范、诗书古训相比较，同时与贞观初年的

嘉言懿行、美政善功相对照，揭示其“仁义之道”、“俭约之志”、“尊贤之心”在十大方面的“渐不克终”，条分缕析其种种表现、根源、祸害，立论高远，针砭得宜，使唐太宗痛切地感到真的“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乐不可极，志不可满”而生发改过自新的愿望。太宗接读本文后说：“朕今见过能改，庶几克终善事。”晚年写《帝范》垂诫太子时，也重申了自己的许多过错是不足为范的。高步瀛评论此文云：“虽用偶句，而词旨剴切，气势雄骏，与六朝骈文俚黄妃白者迥然殊途。陆宣公献纳之文即出于此，后来欧、苏奏议，皆用其体。应用之文以此为宜。”（《唐宋文举要》甲编卷一）（陈洪宣）

王 绩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答刺史杜之松书

月日，博士陈龛至，奉处分，借《家礼》，并帙封送，至，请领也。又承欲相招讲礼，闻命惊笑，不能已已。岂明公前眷或徒与下走相知不熟也？下走意疏体放，性有由然，兼弃俗遗名，为日已久。渊明对酒，非复礼义能拘；叔夜携琴，惟以烟霞自适。登山临水，邈矣忘归；谈虚语玄，忽焉终夜。僻居南渚，时来北山。兄弟以俗外相期，乡闾以狂生见待。歌去来之作，不觉情亲；咏招隐之诗，惟忧句尽。帷天席地，友月交风。新年则柏叶为樽，仲秋则菊花盈把。罗含宅内，自有幽兰数丛；孙绰庭前，空对长松一树。高

吟朗啸，挈榼携壶，直与同志者为群，不知老之将至。欲令复整理簪屨，修束精神，揖让邦君之门，低昂刺史之坐，远谈糟粕，近弃醇醪，必不能矣。亦将恐为狗貽梦，栢社见嘲。去矣君侯，无落吾事。王绩白。

本文选自《唐文粹》卷八一，又见《王无功文集》卷四、《文苑英华》及《全唐文》。拒绝刺史的邀请，表现孤高傲世的品格，以流畅清新的骈体文抒写隐逸情怀，寓说理于抒情之中，言辞委婉中含刚劲，不卑不亢，见其性情。王绩贞观中曾为太乐丞，岁余，挂冠归田，回到绛州龙门故居。当时，杜之松、崔善为继为该州刺史，慕绩之名，请与相见。王绩均委拒之，杜、崔卒不敢屈，唯岁时赠以美酒鹿脯，诗书往来不绝。（参吕才《东皋子集序》）由此可知，本篇书信当作于贞观中。（纪 伟）

无心子传

并序

东皋子始仕，以醉慵罢。乡人或谓之，东皋子不屑也。退著《无心子》，以见趣云。

无心子寓居于越，越王不知其天人也。拘之仕，无喜色，泛若而从。越国之载曰：“有秽行者不齿”。俄而，无心子者以秽行闻于王，王黜之，无愠色，退而将游于茫荡之野。适绩之邑，而遇机士。机士抚髀而叹者三，曰：“嘻！子贤者，而以罪废？”无心子不应，机士曰：“愿受教”。无心子曰：“尔闻蜚廉氏马说乎？昔者蜚廉氏有二马：一者朱鬣白毳，龙体凤臆，骠驰如舞，终日不释鞍，